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五回 弄幻術高王險死 明妖法太祖釋疑

詩曰： 奇奇怪怪展神通，驅遣隨心奪化工。  
祇恐皇天難縱惡，定然獲罪竟無容。

當日宋太祖一聞眾將被余道人擒去一半，嚇得膽落魂飛的恐懼。當時余鴻又率將兵大隊，直逼城濠下罵曰：“宋人君臣，恃勇自投羅網，涉吾疆土，即可稱臣納獻降書，一眾十萬性命尚留一線，如若遲延違逆，要汝君臣人人白刃加於首項，方悔之晚矣。”宋太祖聞言。驚上加優，有苗軍師見太祖一心惶恐，祇得權答詞於城上，對余鴻曰：“兩相對敵勝敗未分，獻降稱臣有大邦下國之別，豈有尊卑倒置者。我君臣自有定見，汝須量力而誇，何須以一小勝為強，不用嘍舌相煎太急。”余道人聞言，想來此語知他也有畏怯之意，祇得不深求，吩咐退解內圍之兵，暫緩攻城。回見唐主領功，唐主喜迎曰：“全仗軍師法力，一連拿下宋將十餘名，足喪宋君之膽了，孤早排下賀功之筵，上敬三杯。”親離寶座，雙手遞上。余軍師接酒，雙手拱持言曰：“蒙我主千歲隆恩，今之小小功勞，豈當過獎重賜，臣感激無涯也。但君賜加恩，膽敢逆命。”一連三杯飲訖，然後謝主。眾文武依次坐下，暢飲賀功酒筵。席間多言軍師法力無邊，觀此宋將，個個英雄勇猛，連日擒拿，至今人人魂迷未醒。唐營宴畢，唐主吩咐將擒來十二員宋將牽出梟首，以報昨天破我界牌關，殺死朕元帥劉仁贍、喬將軍之仇，然後復回壽州界牌，捉下宋君臣，孤家成了一統，興整大唐天下也。余軍師曰：“宋將傷害不得的，我主有所未知，貧道修煉有年，自得金鰲島赤眉大仙指點，修行數百紀，傳聞大道，今大宋乃受命之君，難以傷他護佐之人，不過且困之以威，方不敢小賄我主金陵一方耳。久必相和，以樂處太平之景運。也是世道當其時。”

唐主曰：“兩國相爭，那有擒來之將不殺之理，況宋十二名將，世之猛勇者，若放縱回，為唐之患，為宋之利，豈可生置之？”余鴻曰：“宋既不能滅，眾將亦陽壽未該終，今迷而不醒者非真死，遊魂未伏舍耳，故以昏沉未覺，待山人教他醒回，背宋仕唐，混弄宋君一番，自然驚亂，他無措之處，定必與我主講和，不敢侵擾。且借宋人之力，他得其勞，我得其逸，又借宋之刀，以殺宋人耳。豈不更善乎！”唐主曰：“人已死怎能卻復生，且事已奇也，且能使宋將反戈投我，背宋仕唐，但云宋將十二人乃大宋開疆展土，內有王親御戚，父母妻兒皆在汴梁京中，他等即可回蘇，焉肯棄君親以事仇敵之理？”余軍師冷笑曰：“仙家妙術，果有可還魂之技，並有靈符迷其真性，定然依令呼喝，即君臣父子妻兒皆不能認識，祇隨其術，令之呼使耳。至於降我唐之往攻宋者，是山人可定主也。”唐主聞言，疑信交半，祇得曰：“有此奇事，軍師且試演可也。”余鴻應允曰：“真事果非謬言，待臣弄事便見。”是日唐主退回宮去。

余軍師吩咐，將十二員宋將屍骸安放階下，備辦下砂丹毫筆紙之用度，有十二幅烏雞烏犬之血穢物，將黃紙染糊，用剪裁成紙人十二個，各像人上書符章一道。向空中噴上一口水法，一陣旋風，十二紙人空中飛舞一回。余軍師喝聲下來，紙人紛紛落於案上。軍師將其折成三角靈符十二道，令軍人除下宋將頭上之金盔，安置於髮際之內，復將他原盔戴上。手持七星寶劍於案上一拍，念著分魂分魄的咒言，一番大喝：宋將其人，某人一魂三魄入體中，於二魂四魄依皈正法拘禁在紙代人腹於髮際中，不得有違。喝畢，將寶劍向宋將十二人個個一拍背上，大呼：宋人各各，遵法旨還陽，急急如律令。頃刻，宋將十二人冒冒失失趴將起來，性似發呆一般，雙目圓睜，不言而立，此乃十二人魂魄未足，神思恍惚，泥玄九宮，被靈符迷去真性，心下糊塗，祇由用聽，余鴻乃以法咒關分之也。當日分列兩行站立，祇有唐人文武官見了，個個驚駭，遽離班位。余鴻冷笑曰：“眾文武不必驚惶，宋將自此降服我唐朝了。與汝皆屬同僚，何須畏避。”

唐主聞知，即登上銀鑾殿，果見十二名宋將，分立兩旁左右，盔甲明亮，心中疑惑不定，欲逃避下御座。余鴻指宋將對唐主曰：“我主不必驚疑，臣已用符術將宋之十二員將士降服。今宋將已降順我大唐，一殿之臣也。”唐主聞言曰：“軍師雖然法術精通，孤見此宋將兇勇，他已還陽，祇愛反去，不肯降服，轉傷我邦兵將，乃有放虎歸山之患也！”余軍師曰：“我主眾人既然疑惑不定，待山人試演他將士一人驗之，自見準信不誣言矣。”語畢，將木劍一指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大喝高懷德聽令，有高王爺聞令即上軍帳前，打拱曰：“軍師有何將令差使？”余鴻曰：“爾且領兵一千五，前往攻打壽城，不得有違。”高懷德領令，飛跑出王城去了。

唐主一見，方知軍師法力之妙。唐之眾文武臣多見詫異，余軍師法力，果然非凡，夫可及者。當此唐主喜悅曰：“孤得軍師佐弼，降了一班宋將，且高懷德、曹彬乃大宋金梁玉柱之臣，今為我唐所得用，何愁唐家故業不依然返復，皆籍軍師之功也。”余鴻喜色揚揚，謙遜曰：“此乃千歲當興其國，不失為偏邦之首，宋雖然應運，終不能為唐之害。”君臣言語投機，不知余鴻亦是權詞以對唐主耳。豈不知宋乃開基應運真命君？故其對唐主言，不失為偏邦之首。唐主一心以為與宋並驅天下，亦一時心頭之熱也。祇因余鴻捉得宋將，故有此妄想。但世人深馳於名利之處，正合著兩句古諺之言曰：

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世事到頭螳捕蟬。

卻說宋太祖日困於孤城，愁念諸將被擒，雖不見首級號令，但心上驚惶不已。正在思悶，祇見軍人入帳跪奏：“高王爺提領南唐兵馬，到城濠邊罵戰不已，不明其故，特來啟奏知，乞萬歲爺定裁。”太祖聞報，怒曰：“可殺奴才，敢生妄誑瀆於朕，高王爺已被拿去，未知生死，況彼與朕外戚至親，乃忠心貫日之人，焉有被擒投敵，反來討戰之理？妄報之罪何辭，義當正法。”左右正牽下報軍，他即喊叫：“枉屈，倘果萬歲爺不信，有半字虛詞，蟻軍丁自當碎屍寸斬之罪，祇請萬歲爺親龍駕上城樓一觀，自分真假，以免蟻軍丁負屈狗命一條。”

太祖聞奏，又驚又疑。祇得傳旨，命放下軍兵，即統帶侍御軍人上至城樓遠觀。果見高元帥在城下帶領一旗唐兵，在遠遠馳騁揚威，紛紛箭炮攻打城池。宋太祖不勝驚異，在城上大呼一聲：“御妹丈！朕在此，何得妄心胡亂行為，朕雖與汝有君臣之別，實手足相加，以國戚骨肉至親，二十年來君臣腹心一體，何得被妖道擒去，即貪生畏死，全忘恩負卻心腹手足之情，改變忠肝義膽心腸，難免千秋污名也。朕今勸汝良言，勸汝急醒回頭，速歸回城，與妹丈共滅南唐，班師同享太平之福。”說完不住招手，呼之入城之意。祇見高元帥二目光睜，指手蹈足，跳叫不已的哮咆，全然不悟不明何也？太祖見他許久不認，不以君臣相見之禮，一味長槍滾弄，大喊呼殺，覺得又羞又怒，即樓城上罵聲貪生畏死匹夫，汝身居國戚，位極人臣，既然貪生畏死，投降了敵人，其情可惡，原不應投了敵人，反兵攻城，罵戰於城下，還不知羞愧，此乃逆臣之尤者。喝令左右放箭。

有苗軍師連忙止之曰：“不可。臣想東平王乃素懷忠義奇男子，身為王家御戚，位尊爵顯，建立下汗馬功勞，豈輕輕投降於外敵，以遺臭名於後世？今察其神情，猶恐被妖道幻術多端作弄，則東平王不獨不免一死，且負屈臭名於千秋。望我主深思參詳。”宋太祖聞言一想，忽然醒悟，曰：“若非軍師之言，定中卻妖道奸陷之謀矣。細思高懷德乃昂昂豪傑人，君臣二十載，腹心相待，豈有貪生畏死以負國恩。”祇得歎一聲下樓，座中不覺淒然，龍目墜淚曰：“今日朕不幸被困於此孤城，實乃主憂臣辱，細付來十八年馬上辛勞，枉用著力，八旬母后難待，錦繡江山空成畫餅充飢耳。”言畢倍切下淚。但不知何日解圍，太祖脫難。且看下回分解。